

## 第十一回 打茶圍淫鬼鬧淫魔 發酒興惡人遭惡報

話說柏忠將前事告訴依仁，揚揚得意，又道：「他好說，必不得行，我意思晚上帶相府幾個家丁前去，好說話就隨意賞他幾兩銀子，如其不肯，就硬搶他回去，諒他老夫妻有何本領，同相府要人？不瞞吾兄說，就是小弟仗著公子勢力，在這街坊上也算一霸呢！」

談著已踱到門首。敲開門來，柏忠邀依仁入內，到小客座坐下。依仁細看房屋，是對合兩進，廚灶在廂屋裡，上三間做內室，下三間一間門樓，兩間客座，也還齊整。有老婆子送茶上來。

二人談了一會，依仁談到在府裡，全無出息，又無別處可投，謀事更是難的。柏忠道：「吾兄不講，弟不敢言。我看令弟為人，反面無情，而且不知好歹。兄弟骨肉尚無好處，無怪乎前天待弟那番舉動。我想同公子商量，轉至老中堂，辦他個罪名，又礙著吾兄的面子，我不同兄交好就罷了。那天晚間，還承照應。」依仁道：「說那裡話！你我自好，那天我也很勸了一番，無如他總不肯聽，孩子家是會鬧脾氣的。」柏忠道：「他鬧脾氣，小弟的敝臀，沒有得罪，他竟當做大鼓敲了頑，雖然他有個隱情在內，不是敢打我，究竟同我有些痛養相關呢。」依仁大笑。

柏忠笑道：「有人說你令弟是個女孩子，這話確不確？」依仁道：「沒有的話。是誰講的？他不過生得嬌柔，妝束得華麗些。我知你的意思，見他戴著金墜子，金鏈子，心裡疑惑，那是我們南邊風俗，我叔太爺得子遲，把他妝做女孩，取其好長的，那裡當真是個女孩子！」柏忠微微一笑，也就不問了。

依仁連日賺了松筠幾兩銀子，膽就壯了，對柏忠道：「有好地方，我們坐坐去。」柏忠道：「很好，半截衙門有一家子，我最熟，就到他家去罷。」遂同依仁到半截衙門來。上前敲門，一個老媽出來，見是柏忠，道：「還沒有房呢。」柏忠也不答，同依仁一直走進內裡，見上首有個空房，就攢進去，自己將門簾放下。向牀上一睡。

依仁坐在椅上，見走進一個小女孩子，來望了一望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柏老爺倒又來了。」柏忠道：「你姐姐在那裡？他想我呢。」小孩子哼了哼道：「他怪想你的。」柏忠道：「他在內裡有什麼事？知道我來，還不可來麼！」小孩子也不答應，就走出去了。依仁看他光景，甚為可惡，也不開口。又停了半晌，才有人送上茶來。柏忠道：「我癮來了，要吃煙呢，快開燈來。」那人微笑道：「煙脫了，要煮呢。」頭也不回，就出去了。

坐了一頓飯的工夫，見簾子一掀，進來一位五短身材，臉皮微黑，還有幾點鵝斑，倒是雙小腳，跨進門，口中含糊叫了兩聲老爺，就在椅子上坐了。柏忠道：「桂香呢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有事呢。」依仁道：「還沒請教芳名。」柏忠道：「他叫桂琴。」就指著依仁道：「此位姓松，是副都御史松大人的令兄，也著你妹子出來陪陪。我同他是老相交，原不較量，今日有新客呢。」桂琴也不開口。柏忠問道：「你的妹子，那裡去了？」桂琴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雲少爺在後邊呢。」柏忠道：「那個雲少爺？」桂琴道：「就是木都統家少爺。」

此時柏忠頗下不來，只得說：「我到同他不拘形跡，外人不知道，只說冷落我呢。快把煙燈開出來，你燒口煙罷，松老爺是愛躺躺的。」桂琴道：「適才雲少爺要煙，還沒有呢。」柏忠道：「拿錢去挑，我這裡有。」桂琴無奈，出去一回，有人送進一個破燈盤，一支瓶子槍，一個竹根子裡有三四分煙，燈罩子都是打碎了，三五片湊成的，浮在燈上，很不成模樣。柏忠請依仁過來自燒。連那個桂琴都不見了。

二人談談，每人吃了兩小口煙，已完了，燈裡油也不足，昏昏的提不上來，一上一下，這個破燈罩子，頗為忙人，吃了三四口煙，倒真忙了好一會子。看時刻，已有未正，只見桂琴同著一個女子進來。依仁細看那女子，長挑身材，圓圓的臉兒，覺得比桂琴好幾分。滿面笑容道：「你來了。」柏忠頗為得意，道：「來了來了。」對依仁道：「他就是桂香。」又對桂香道：「這位松老爺，是御史的令兄，同我至好。」

桂香看了一眼，哼了一聲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有件事對不起你們，雲少爺今天要在此擺酒。你知道的，我家房屋窄，意思要請你們讓下房子。柏老爺就同家裡人一樣，我也不說套話，倒得罪這位松老爺了。」柏忠大難為情，老臉通紅道：「我們是逢場作戲，只要有房，我們坐就罷了。」桂香當做不聽見，站立等候。

依仁見他刻不容緩的逐客，心裡頗為有氣，又聽那個桂琴道：「你們橫豎也閒著，過一天再來也是一樣。」柏忠也裝不聽見，坐著不言語。依仁想了想，心裡又算一算，道：「我們也擺一台酒，可好不好？」柏忠道：「我今日沒有多帶銀錢，這些地方我是不欠帳的。」依仁道：「銀子我這裡有。」

原來柏忠在他家頑了三個多月，只用過三弔京錢，弄得屎嫌屁臭，今聽見依仁有銀子作東，膽子就大了許多，喉嚨更高了兩調，臉一沉道：「我今天同客來，你們偏下我的面子，什麼雲少爺，兩少爺，難道他是大錢，我在你家用的是小錢麼？今日偏要吃酒。」又對依仁道：「拿出銀子他瞧瞧。」依仁賺了松筠二十多兩在腰內，一齊取出，放在桌上一大包。

桂香等見大包銀子，也就軟了，笑道：「不讓罷了，生什麼氣？還是熟人呢。」柏忠此時興會了許多，不住的要茶，要煙，鬧得不亦樂乎。少停排開桌子，大家入席，柏忠、依仁同兩個妓女嬉笑怒罵，信口胡鬧，又捶了一回拳，唱了兩個小唱，笑也有，說也有，吃得嘔吐狼藉，臭氣熏人，還不肯歇。

柏忠、依仁兩個花酒是不輕易有得吃的，縱或有人入席，也是陪人。今日自尊自大，不吃個淋漓盡致，如何肯罷休？一直吃到上燈後，吐過幾次，還不住的討酒要肉，不可開交。

且說桂香有個相好，是京營副都統木納庵的姪兒，帶了三五個跟隨，還有幾個朋友，也在此吃酒，就在對面房裡擺席。吃了一會，桂香、桂琴也輪班陪過幾次。誰知兩邊都有酒意，彼此要爭，桂香到這邊來，那邊亂叫，到那邊去，這邊狂呼。柏忠仗著相府勢頭，欺人慣的，就對那邊罵了幾句。那個雲少爺如何怕你？跳起身來罵道：「是那個王八羔子，在這裡混罵人？是漢子出來講話！」柏忠雖不敢出頭，還在裡間發威。外面罵一句，他也在房中回一句。

雲少爺惱極了，就闖進房，先將酒席一脚踢翻，杯盤打得粉碎，一手將柏忠揪住。雲少爺身材高大，又是個練武的，柏忠

過來，就同餓鷹抓雞一般，桂香等眾人來勸，那裡勸得住？柏忠只叫：「有話鬆下手來講！」雲少爺也不理他，大聲叫道：「我的人呢？」外面五、六個旗丁，最喜生事的，聽得主人叫喚，一窩風進房。

依仁見勢頭不好，才要溜走，早被些旗丁捉住。雲少爺將柏忠打了幾拳，向地下一擲道：「捆起來！」眾旗丁上前將衣服剝下，緊緊縛住，也有人把依仁捆了。柏忠還要說：「打得好，我們慢慢兒講話。」雲少爺道：「諒你也經不起打，我有法處置你。」著人取兩支大蠟燭來，再到剃頭舖子裡，將刮下來的短髮同頭皮取些來。雲少爺吩咐動手，柏忠大叫道：「那不能，一世的累呢！」

眾旗丁那裡睬他？上來一個先將他按定，又對著他尊臀相了一相，用當中一個指頭在油燈裡一濺，就同個胡蘿蔔一樣，向柏忠屁眼裡一搵。可憐柏忠咬著牙，叫了一聲「哎呀」，把頭望頸項裡一挫，滿身起了一層皺雞皮。那旗丁又將指頭拔出，取些短頭髮，只管望裡塞，又加上些山藥皮，用大蠟燭塞在門口。有個旗丁照樣也服侍依仁，依仁口口聲聲道：「不干我事。」眾人只當不聽見。柏忠此刻口也軟了，卻也遲了。

雲少爺見他二人蠟燭塞好，叫人把他兩個爬下來，用人捺定，不許他亂滾，就將蠟燭點起來，油滴滴的，燙得皮破血流。雲少爺更惡，還不住的把蠟燭彈走了花，漸漸已卸到根子，二人大叫道：「不是當耍的，燙到心了不得呢！」

眾人大笑，做好做歹的，放了綁，二人也算晚年失節，起身道：「好頑笑，罷了罷了。」又用手在屁股上，擦擦摸摸了一會子。依仁銀包也不見了。依仁失去銀子，比剛才受苦還要難過，又不敢多言，只得套上褲子，來穿衣服。旗丁道：「你還要衣服麼？」每人又是一個嘴巴。

眾人說情，各人與他一件襖子，依仁鞋子又失去一隻，柏忠就同開籠放鳥，得了性命一般先跑出去了。依仁一高一低，也隨著走，生怕遇見熟人，又怕遇見巡城的盤問，前車可鑒，屁股是打不得的。兩個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急急似漏網之魚，彼此埋怨，直奔到柏忠家，方才放心。

在客座內坐下，可憐後門口焦辣辣的，又疼又癢，坐也坐不安隱，對面站著。依仁道：「這個苦吃足了。」柏忠道：「原是取樂的，倒弄得樂極生悲。」依仁道：「討些水來，洗洗也好。」柏忠道：「小弟的敝臀，真是有用之才，前天令弟當做鼓敲，今日竟能當燭台用，豈非奇事！老哥不必作惱，我明天進相府去，想了小法，他叔子的芝麻官，少不得在我手裡包斷送。」依仁道：「全仗吾兄出氣。我家那個是不行的，在他面前，連說也不能說。」

柏忠家裡取出水來，洗了一會，依仁道：「我聽人講過的，有了東西進去，要趁早掏出來，不然生了毛，為累一世，要成紅毛瘋呢。」柏忠道：「那還了得！你這副嘴臉，又討人嫌，那個肯來下顧？豈不癢死了而後已，不如你我換著掏掏看。」就將屁股一壓送過來。依仁用燈照著道：「吾兄洞府頗深，望不見底，用個竹筷子試試看。」柏忠道：「也好。」

依仁見桌上一雙銅火箸，拿起來才送進去，柏忠大叫使不得，就站起身來，搵搵擦擦道：「隔江猶唱後庭花，原是韻事。」依仁道：「怎麼樣？」柏忠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你我就做個脹頭瘋，或者遇見個掏毛廁的，還可借此有點子出息呢。吾兄請回罷，吾還要同相府裡人去搶親。」依仁討了一個小燈籠出門，屁股夾得緊緊的，一步步挨回去了。到家進房睡下，哼了半夜。

次日微雨，依仁借此不出去，起身也遲。吃了飯，在房中坐立不安。只見一起一起家人跑進來道：「少爺下來了。」聽見寶珠在外叫道：「大哥在家麼？」依仁急趨出來，笑容可掬道：「賢弟，今天下雨，可曾上衙門？」寶珠道：「今天無事，來同大哥談談。」遂坐下來。就有許多家人站在窗外伺候，送茶裝煙。

二人說了些閒話，依仁極力恭維。寶珠開言道：「筠兒不長進，不肯讀書罷了，又在外邊頑笑，大哥知道些風聲，也要管教他。」依仁滿面羞慚，咕嚕了一句，就用話支吾道：「賢弟，可知道劉三公子的新聞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不同他來往，他的事我如何得知呢？」

依仁道：「昨日在金魚衛會見柏忠，見他街頭上一家子姓英的同他講話，我問是誰家，原來是個旗人，老夫婦兩個，只有個女兒，頗為標緻，劉三爺討他做小，那家子立意不行，柏忠的主意，昨晚著人搶回去了。不知英家如何處置呢，諒不敢同相府裡要人。那個女孩子，我倒瞧見一眼，有十五、六歲，長挑身材，眉心裡有個豆子大的鮮紅的痣，模樣兒還罷了。」

寶珠道：「老劉倚勢欺人，也非一次，都是那個柏忠的指使。無論什麼人，遇見不良的人引誘，他就更壞了。」依仁默然無話。今日又是個陰天，屁眼作癢，竟癢得不可開交，連坐也坐不住，起欠欠的。寶珠只見他乏趣，意欲起身。忽見門上傳進帖來，未知來者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